

鲲海鹏天

Shangchangrong, a famous artist in Beijing Opera

记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张 震



2008年夏末，上海电影集团剪辑室。随着导演郑大圣的手指在空中摆出一个“OK”，根据2002年首演的同名京剧改编的电影《廉吏于成龙》宣告杀青。擦拭着满头、满身的汗，尚长荣露出了满意、满足的笑容。

又一个夏季过去了。

1988年夏初，上海京剧院会议室。人生地不熟的尚长荣胸系领带，身穿长裤，略显拘谨地坐在《曹操与杨修》剧组成立大会的第一排，靠猛摇手中的纸扇聊驱暑热。在此后整整一个酷暑里，在没有空调的练功房内，尚长荣做小品、背台词、练唱段、写感受，终于将一

个集“伟大”与“卑微”于一身的曹操活生生地“立”在了舞台上。

整整二十个夏季过去了。

年年岁岁夏相似，岁岁年年戏不同。二十年里，新编历史大戏《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相继问世，在艰辛创造、不断打磨并臻于完善的历程中，尚长荣成为了当今中国最负盛名的京剧净角、表演艺术大师。

尚长荣能戏很多。除“三部曲”之外，他的拿手好戏还有《姚刚》、《连环套》、《霸王别姬》、《李逵探母》、《黑旋风李逵》、《将相和》、《飞虎山》、《野猪林》、《张飞敬贤》、《穆

柯寨》、《金水桥》、《乾坤福寿镜》、《法门寺》、《智取威虎山》等近百出。姚刚、窦尔敦、楚霸王、李逵、廉颇、鲁智深、张飞、焦赞、秦英、金眼豹、刘谨、李勇奇……对这一长串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尚长荣不但都能精准剖析、游刃有余地演绎，而且常在传统演法中求变、出新。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演出，令人击节称赏、百看不厌。今年年初，尚长荣应邀赴京出演《红灯记》鸠山一角，对这个自己从未演过的人物，尚长荣一上手便似庖丁解牛，将奸诈而又愚蠢的人物性格与行为演绎得到位、表现得浓烈、展示得别致，赢得如潮喝彩。

尚长荣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5岁登台，10岁开始学习净角，先后师从陈富瑞、苏连汉、侯喜瑞等名家。1951年随父亲尚小云就职于陕西省京剧团，1991年进入上海京剧院，先后创演新编历史大戏《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首位中国戏剧梅花大奖得主，三度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现任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



■ 尚长荣饰演的闻仲



■ 尚长荣饰演的窦尔敦

何以如此？究其缘由——洞察、把握直至进入人的灵魂深处，是尚长荣能驾驭任何人物、演绎众多角色的根基。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根基的夯实，很大程度来自于十年浩劫。“文革”让青年时代的尚长荣饱经世态炎凉、备尝苦辣酸咸。他从中不仅学会了怎么看人、识人、亲好人、远坏人，还学会了如何在今后舞台上演人生、演人心、演人情、演人性，由涉世不深的懵懂青年快速成为洞察世道的智者。“如果说十年浩劫给我的艺术带来了一点收获的话，这就是了。”尚长荣说。只是，在整整十年间，这位能飙F调、G调甚至HighC的歌者成了“牛鬼蛇神”，在剧院拉大幕、打追光，只许闷声不响，不准乱说乱唱，能扮一个唱词全无的日本兵上场，已是“优待优待”的了。“所以说这个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些！”尚长荣的这句话，在无奈中含着深沉的隐痛。

牵玉手，嘴芳容，
可怜贤妻懵懂人！
我在天堂方入梦，
你不该把我的好梦惊。
我在梦中杀了孔闻岱，
文官武将尽知情。
偏有杨修来作梗，
逼我在人前认罪名。
不舍贤妻难服众，
欲舍贤妻我怎能？
事到此向乱方寸，
杨修陷我两难人！

——京剧《曹操与杨修》

洞察是一面，而表现则是另一面——它们是表演艺术这块金币的正反两面。要想把各种人物的性格、思想、灵魂充分外化并展示出来，须以深厚的功底和精湛的演技为保障。尚长荣1950年开始拜师学艺，专攻花脸，经过长期的艰苦学艺，终获大成。最初，尚小云本不欲幼子学戏，而是让他去学堂念《论语》、练书画，希望他将来当一个文人，变一下门风。然而没过多久，父亲为儿子设计的命运就发生了拨“文”返“戏”的改变。

那年，尚小云带团去青岛演出。散戏后，他的学生吴素秋向老师进言：“大弟二弟（指尚长荣的两个哥哥）演出真有进步，老师为什么不让他三弟学戏呢？”见老师沉吟不语，吴素秋又说：“现在花脸最缺。三弟长得虎头虎脑的，不如让他学花脸吧。”这句话正点在了尚小云心上，也正中尚长荣的下怀。



■ 摄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尚小云双像，采用摄影技术合成，为当时髦的游戏之作



■ 尚门昆仲(右起：尚长春、尚长麟、尚长龙、尚长荣、尚长贵)

从小以“金霸王”金少山为偶像的尚长荣，就这样欢欢喜喜地搁下书本，离开学堂，走上了舞台。

当时的花脸缺，如今的花脸也缺，任何时候的花脸都最缺。戏谚云“千旦百生，一净难求”，意为旦角上千，生角成百，惟独花脸是“一净难求”。难求的原因，自然是难度——花脸演员首先得有一条雄厚高亮的好嗓子，其次需有一副魁梧壮



■ 侯喜瑞饰演的曹操



■ 尚小云、尚长荣父子五十年代合影

实的好架子。穿上厚衣，转身扭脖都变得困难，还要穿上盔甲、戴上盔帽、蹬上厚靴，戴上长髯……一身行头往往重达几十斤，“码”在常人身上准保他连动都不能动。而演

员则须以充沛的体力、扎实的武功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通过大靠、水袖、胡子、帽子、唱腔、念白等，才能把角色的思想、个性、情感、行动准确而细腻地送进在场每一位观众的眼睛和耳朵里。

花脸学艺虽然辛苦，然而“一旦学成，前途无量”，这个行当的表现对象极宽泛、演绎空间极广袤，上至帝王将相、宦官员外，下到侠客豪杰、平民百姓，真可谓包罗万象。尚长荣自豪地说：“花脸这个行当，在塑造人物上是占有优势的，‘活儿’成了，走遍天下都不怕！”

其实，要想出类拔萃、要想走遍天下，生、旦、净、丑所有行当无一不得仰仗正儿八经的“活儿”。尚长荣认为，京剧的“四功五法”是非常先进的戏剧手段，坚持“四功五法”，根本不是所谓“守旧”，而正是成事创业的“本钱”。只有熟练掌握“四功五法”的功底，深刻领会“四功五法”的精髓，演员才能在舞台上真正做到自如驾驭角色、发挥行当优势，因人而异、因情而异地塑造形象、激活人物。尚长荣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死学而用活”——死学是为了用活，用活源自死学。这句朴素之言，道出了艺术辩证法之三昧。在表演于成龙内心震颤时，尚长荣对一段大块念白做了独特处理。他一改“缓缓道来”的传统念法而变为“加速喷出”，基于深厚功底的快速念白，吐字清晰、节奏铿锵，感染力大为增强。虽然语速的快捷可能使观众“不一定字字句句都听得明白”，却能让他们“肯定懂得人物的心情”，引领观众进入人物内心、剧情高潮。

同理，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魏征

大段的政论念白能让全场起立鼓掌，曹操面对杨修的无言微笑能让人们动容流泪了。这种高度表演技巧和高度文化品位的完美融合，令众多专家惊喜振奋，认为这是尚长荣“在高度尊重京剧传统表演体系并充分展示综合运用传统手眼身法步、唱腔念白的前提下，饱满塑造人物性格，细腻再现人物心理”，从而呈现出的“有别于古典传统京剧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他在传统艺术之体中注入人类永恒精神之脉、时代意识之血的全能化演艺，将周信芳所开辟的写意写实相结合的海派京剧体系提升到了当代京剧所要求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警世之作《曹操与杨修》、明世之作《贞观盛事》、劝世之作《廉吏于成龙》，这三部融古烁今的新编历史京剧，无论是书面上的剧本还是舞台上的表演，都浸润着尚长荣“激活传统，融入时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理念及探索——他永远是一个不在编导名单里的编剧和导演。剧本编写、唱腔编排、动作设计、场景设置和念白变化不必多说，就连曹操“白里透红”，魏征“红黑相间”、于成龙的“俊扮无髯”的脸谱，都灌注着尚长荣遵循传统、坚持创新、尊重京剧艺术规律和观众审美定势的心血。曹操、魏征、于成龙，三个独特深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堪称尚长荣在对当代意识与传统表演艺术的深刻理解、深层契合的基础上，对当代京剧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与时俱进的人物、继往开来的演法，先进的表演体系……

京剧的历史不长，从头算起不

过二百多年。她之所以能在短短百年内成为全国第一大剧种，成为“国剧”，尚长荣认为最重要的内因是她有着“顺应天时”的基因和素质——所谓的“天”，就是观众。“京剧的发展，关键是要顺应观众的要求”，一部京剧发展史，就是京剧艺术不断根据观众的需求，去粗取精、不断完善、走向巅峰的过程。尚长荣经常说，当下乃至未来京剧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和弘扬这种素质。无论老戏还是新戏，“精排、精演、出精品”是京剧艺术发展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断无捷径可走。

因此，演员对传统技法的学习和继承就来不得半点马虎，“唱念做打一样都不能少”。令尚长荣感到忧心的是，现在全国有的戏校对京剧程式重视不足，投入不大，更有甚者居然抛出了“打破程式”的想法和做法。尚长荣认为，所谓“打破”，其实就是“甩掉”——甩掉传统、甩掉根本，这对京剧来说是致命的，它只会淡化京剧风格、弱化京剧魅力，最终“甩掉”京剧观众。“京剧要传承，但不能止步不前；京剧要创新，却不要走火入魔”，其中关键，是必须掌握一个“度”。

掌握一个“度”，是尚长荣孜孜以求的艺术理想，更是他心中京剧发展的未来走向。尚长荣常说，他既当着一名“保守阵营中的叛逆者”，又做着一名“激进阵营中的稳健者”，因此能将因循守旧和浮躁冒进这两个极端远远地“甩掉了”。20年过去了，年近七旬的尚长荣以这一个“度”，努力保持着良好的舞台状态，将这个在自己身上已然达成的艺术理想尽可能地“多演几年”，并通过自己的演说、著述、音像示范，传递给更多的年轻演员和京剧爱好者。

“我与上海有缘”，这是尚长荣20年来最常说的一句话。尽管来沪已20年之久，但他的上海话依然“很不正宗”。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尚长荣说沪语的兴致，在公开场合，他会不时来上几句“洋泾浜”的“上海闲话”，让人们忍俊不禁的同时，感受到他对上海城、对上海人的浓浓情愫、深深喜爱。

尚长荣拜师后登台的第一出戏是《御果园》，1951年他陪师傅陈富瑞来天蟾“闯码头”时，唱的正是这一出。在上下3层共3500个席

位的大戏院里，这位11岁少年看到的是密密层层的观众，听到的是排山倒海的彩声，领略到的是这个南方京剧重镇的浩瀚博大。1983年，年过不惑的尚长荣又以团长身份率陕西京剧团来沪演出，这一次，上海在他心中的好



■ 尚长荣在铜川桃源煤矿体验生活

感又加深一层：“倘若可以用色彩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上海的观众是接近蔚蓝色的——热情而不乏理智，明朗而不缺厚度，苛刻而又富于宽容。”

尚长荣常说：“人最痛苦的时候是无用武之地，最幸福的时候是如鱼得水。”无论处于苦闷和彷徨，还是处于抉择与期望，尚长荣总会想起千里之外的上海。于是，在1988年得到一个好本子之后，他便毫不犹豫地“夹着剧本，夜过潼关，听着《命运》，潜入上海”，好比庄子在《逍遥游》中的北冥之鱼——“鲲”，潜入了南方这片“接近蔚蓝色”的广阔海域；在这里畅快遨游之后，一飞冲天，变成了翱翔云天的大鸟——“鹏”。

鲲游大海，是鲲之幸，又何尝不是海之幸？尚长荣对上海的选择，成为自己人生和艺术命运的转折点，同样也成为了上海京剧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转折点；鹏击昊



■ 京剧《廉吏于成龙》



■ 尚长荣、高立骊夫妇

人生路多坎坷福福不定，
有苦涩有酸楚也有欢欣。
脚踏着厚实的泥土，
心平如镜，
牵念着善良的赤子，
怀揣真情。
深知那歌如水，
不逼则天顶，
贪如火，
不居禁势威燃原福固殃民，
终留骂名苦果自吞。

常言说——
无病休嫌瘦，
奉公莫怨贫。
知足无烦恼，
布衣乐终身。
非吾之有莫伸手，
非分之财莫进门。

这是我子成龙一生教訓，
不负朝廷不亏黎民对得起天地良心！

——京剧《廉吏于成龙》

天，是鹏之幸，又何尝不是天之幸？尚长荣与上海京剧院所取得的一个个杰出成就，是整个上海京剧艺术的一座座里程碑，也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京剧事业及广大观众的一个个大收获。

“上海需要我，我更需要上海”，这也是尚长荣20年来最常说的一句话。

为了艺术，为了事业，尚长荣放弃了西安五房一厅、专车接送的待遇，放弃了一团之长的地位和艺校校长的委任书，只身来到上海，甘愿住简陋的招待所、挤闷热的公交车，与完全陌生却志同道合的人们坦诚相见、通力协作。前者，舒适惬意，但全年只能演几场戏的现状，却让他以乐为苦、苦闷不已；后者，艰难困苦，但“玩了命”、“着了魔”似地搞创作、唱好戏却能让他以苦为乐、乐此不疲。这是因为他“是演员，不是领导”，他要“做

平常人，演不平常戏”。只要看到尚长荣的座右铭——汉代张衡的名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我们就不难理解尚长荣的执著与淡泊。在他的生命中，所需、所思、所求的只有八个字——“生命不息，吟唱不止”。

在尚长荣的艺术血管中，流淌和激荡着先辈前贤的文化自觉，这是京剧二百多年来持续兴盛、永葆辉煌的珍贵血脉。在台上，在剧场，在排练厅，这位低吟长啸皆有情的艺术家通过曹操、魏征、于成龙与人们分享中国传统艺术的永恒魅力；在家中，在路上，在休闲时，这位卸妆之后的大花脸常翻阅世界名著、欣赏外国电影、聆听西洋音乐——帕瓦罗蒂、多明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命运》。“他们唱的内容我听不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在雄浑的旋律和激扬的节奏中，尚长荣畅游于古往今来，他的神思与中外艺术大师们的灵魂交谈着、撞击着，他的命运与中外艺术大师们的命运相互交流着、彼此融汇着……



■ 《曹操与杨修》同样演热了校园